

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

李凉谐趣武侠系列

公孙小刀

中

1247.58
360.2

版社

李凉谐趣武侠系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公孙小刀



「台湾」李凉

中

公孙小刀



李凉谐趣系列②③ /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雪神貂	(1)
第二章	六绝神功惊月斩	(29)
第三章	含冤受屈	(58)
第四章	苏 乔	(86)
第五章	百里神医	(114)
第六章	千里伴佳人	(142)
第七章	还愿之吻	(170)
第八章	武林禁令	(199)
第九章	无怨老人	(229)
第十章	雪银寒蝉	(251)

第十一章	不择手段	(285)
第十二章	杨家十要	(314)
第十三章	春 神	(341)
第十四章	梦魂玉露	(369)
第十五章	解 毒	(397)
第十六章	恨天魔君	(426)
第十七章	天魔崖	(454)
第十八章	绿君儿	(483)
第十九章	恨天劫	(509)
第二十章	天南春神笑	(542)
第二一章	赤眼丹	(570)
第二二章	五青内噬	(599)
第二三章	飞燕断魂	(627)
第二四章	柳西秋月	(655)

第二十五章	五毒勾魂手	(683)
第二十六章	天魔之劫	(711)
第二十七章	双刀伴美	(740)

第十章 雪银寒蝉

没了冷笑：“去不去，也得问你师父，当人徒弟，有啥资格管着师父？”剑南舟本就苍白的脸，此时更加难看，咬牙一阵，才转向无怨老人，拜礼过后，急争道：“师父，您的武功……”

无怨老人道：“师父武功已失。”

“您为何不早说……徒儿会想尽办法……”剑南舟一副急促样。

“没有用的！”无怨老人道：“我自己的伤，自己知道，何况我已活了百余岁，再也活不了几天，何必费那个功夫？”

剑南舟瞧见师容，果然苍老了许多，不禁感慨悲怆不已：“师父……”

“富贵有命，死生在天，强求不得！”无怨叹口气，问：“为师想替公孙小刀作证，你为何说不行？”剑南舟沉重道：“他本是恶徒，不但伤了少林十数高僧，连徒也儿被打伤，不足以救。”

没了冷笑：“几个门派围杀他一个人，本就不怎么光采的事情，被打伤还好意思回来告状？”

“没了！我们的帐还得算！”剑南舟怒道：“你不但侮辱了华山派，也侮辱了少林派，放着师伯仇恨不报，反而帮起恶徒，迟早你会自食其果！”

“什么叫侮辱？”没了不屑道：“给我分清楚点，孰是孰非，自有真理存在，虚幻有时可以变成事实，却不能将事实变成虚假，事实就是事实！明明苏乔废了你师父武功，你却极力否认！如此是非不分，睁眼睛说瞎话，我才懒得侮辱你，你这叫自取其辱！”

剑南舟脸色连变数变，以前那种潇洒风度尽失无存，胀红着脸，骂道：“就算真有苏乔，他也逃不了帮凶的干系，就单单他废去我师父武功一事，我就不能饶他。”

“饶不饶那是你的事！不过我若有师父长辈在场，一定不会象你那么喧宾夺主，以下代上。”

无怨老人也看不过去了，冷喝：“南舟，这事由我处理！你先退一旁。”

他素知徒弟高傲，若受打击，尤其是武功不如人，则整个人就如着了魔，只想着报仇，甚至于不知是非不分，幸好许多年来他一直不败，否则不知多少人要遭他怨恨。

剑南舟不敢抗命，只好硬捺下这口怨气，心中更是恨死没了。

秋月寒拱手道：“剑掌门，此事曲直自有个结果，若是如掌门所言，在下愿意负责一切后果，还请掌门先息怒，以免伤了和气。”

没了冷道：“我早就说过，要是小刀儿出了差错，我这条命随你来取；你急个什么劲？”

剑南舟冷笑不已，道：“到时你就明白，什么叫作身败名裂！”

秋月寒道：“事不宜迟，老前辈是否愿意起程？”

无怨老人点头：“公孙大侠请带路。”

剑南舟急问：“师父，您真的要去？”

“不错！我不能将事实拂去，让人家百口莫辩。”

“徒儿跟您去！”

“这……”

“师父，您武功已失，徒儿不在身边照顾，徒儿实在放心不下。”

秋月寒苦笑道：“老前辈，多剑掌门一人，多一份可信，而且路途也有个照应，这对任何一方都有益处。”

无怨乃怕自己徒弟性格傲岸，会带来他人不便，现在人家说明不在乎，那他也就无所顾虑了。

“好吧！那我们准备上路吧！”

四人已趁天未黑，赶往少林寺。

无怨老人武功尽失，不能奔驰，只得雇用马车，一路奔向嵩山。前两天还算正常，除了显出疲惫神态，并无其它异样。

岂知问题出在第三天，将抵洛阳城时。

健马四蹄如飞，不停敲在硬黄泥道上，蹄声宛如骤雨击瓦，啪啪接连不止，四条腿简直如连在水车上的木轴，化成旋风式的圆，分不清哪双是前脚、后腿。马车更加加了速的快箭，车轮刚碰着石头而飞起，尚未落地，又被撞起，

如在空气中奔驰一样。

远眺洛阳城在望，没了兴奋地钻头探入车厢：“快到了，再半天光景！”

车中三人，除了无怨老人，秋月、剑南舟皆露喜色。坐在篷车中长余奔驰，受得了者并不多。

秋月寒道：“抵洛阳就歇着，这几天也够累了。”

没了道：“不继续赶？只剩几里路而已。”

秋月寒道：“风尘仆仆上少林寺有点不妥，尤其是无怨前辈德高望重。”

没了瞄向无怨老人，双目微闭，气定神闲，一点也无劳累样。

“我看不必了，无怨老前辈他好得很！功力比你们强多了。”

秋月寒道：“还是休息好，我已头昏脑胀，无怨前辈年事已高，经此奔波，昨日已显疲惫，何况今日。”

“昨日……不对啊！”没了突然想，无怨老人昨天已是十分疲惫而颓弱，今天怎会转好？而且他已武功尽失啊？

“老前辈！”他已疾速钻入车中。

“你想干什么？”剑南舟登时拦在他前头，以为他想对无怨采取何行动。

没了止步，冷眼瞄向他，叫道：“你也不看看你师父到底怎么了？”

秋月寒也查觉不对，立时伸手探探无怨老人额头。

“师父……”剑南舟见无怨如一尊佛像没反应，也赶忙过来探他鼻息。

这一探，他已惊叫：“师父，你怎么了？”

没了更急：“他怎么……千万别出差错才好！”

“老前辈！您挺住点！”

秋月审测出无怨脉搏已停，登时戳出数指，马上输出真气，企图挽回生机。

无怨老人依然闭目如初，嘴角含笑。

“师父……您不能离开徒儿……”

“拜托拜托！千万不能死啊！”

没有用。

无怨老人死了。死得莫名其妙！

剑南舟大吼！扑往没了就想大打出手。

秋月寒急忙拉开他俩，沉重道：“人都已走了，打又有何用。”

剑南舟悲愤不已：“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暗中作手脚，害死我师父！还我师父命来！”

他想冲前，又被公孙秋月拦下。

“呸！”没了狠狠吐口痰，骂道：“什么东西！你寸步不离无怨，一定是你记恨在心，弄死你师父，以让他不能替小刀儿作证，妈的！人渣——”

“少林叛徒！毒死我师父还想狡赖？若非你驾车快，我师父也不会死！你是刽子手——”

“放屁！你才是小心眼，坏心肠，被你师父说两句，就记恨心头，硬将你师父弄死！”

秋月寒拦在中间，他俩不能打架，只好痛骂出口，全是面红耳赤，青筋暴胀，恨不得将对方吞噬了。

“住口——”

秋月寒看他俩再吵下去，更无结果，立时喝住两人。

“你们不要再争执口角，先查查老前辈死因再说！谁又愿意他真的去世呢？”

这声已叫醒两人，不再漫骂，默立一旁，悲怆地看着秋月寒检查无怨老人死因。

马车早已停在路边，平常川流不息的人群，现在都不知道躲在何处？也许听到吵架声，偌大一条道路，只有冷风吹孤草，空荡荡的。

秋月寒检查不出伤势，没中毒，也没受伤，全身完好如初，只是心脏停了，呼吸停了，如此而已。

三天都有二名高手寸步不离地在陪他，若说有人下毒，死的也是三人才对，何况无任何中毒迹象。

老人是寿终正寝，阳寿已尽，很自然地就死了。

百岁开外的人，如此死法并不勉强，十分自然。

“无怨老人他乃自然死，无任何人作手脚！”

秋月寒沉重地说出这番话，剑南舟和没了多多少少相信他。

——除此之外，又如何找出其他解释？刚才没了和剑南舟骂的全是气话，谁又想真心害死无怨老人呢？

没了恨道：“为什么偏偏在这节骨眼里？小刀这下子完了！”

秋月寒道：“事到如今，只有姑且一试！我们赶快急赴少林！”

剑南舟虽百般不愿惊动他师父遗体，但看在秋月寒似

乎十分坚决的脸孔上，只好默然答应，他仍想看个结果。

马车再飞起，比方才要快上许多，奔过地面，都创下了深陷的轮痕。

达摩堂上，聚集各路豪杰。

没了叫道：“人已带到，掌门师兄，你该可以相信此事了吧！”

他和秋月寒一身是汗，肃穆立于厅堂中央，面对前面几位掌门人。

木阳子冷道：“人已死，如何能证明？”

“至少无怨前辈是自愿和我们上少林派，可见他早就想证明此事。”

剑南舟冷笑：“你非我师父，你怎知我师父前来是想说些什么？”

秋月寒道：“剑掌门，你该听见有来之旨意，何不说明真相？”

无心大师双掌合十，转向坐在左边紫檀木椅的剑南舟，道：“剑掌门，令师可曾说过此话？”

剑南舟道：“我比他们后见家师，一些事尚未知晓，而且师父武功被废，说不定疑于被迫而出此下策，何况师父并未亲口对我说，我不能说明什么！”

“剑南舟你……”没了骂道：“明明你也听见，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是存心想害死小刀儿才甘心是不是？还说我们威胁无怨老人？亏你说得出口？”

剑南舟悲戚道：“我师父已死，事非曲直自在人心，我不能证明师父心思、行径，更不能断定，你们请他来是否

有威胁手段，你这是做贼心虚吧？”

“妈的，你这……”

“没了！”无心大师喝道：“达摩圣厅，不准你口出秽言！”

秋月寒叹口气，他知道若剑南舟矢口否认，自己再怎么说明，也无法取信于众人，这趟可能白跑了。

“剑掌门，还请阁下将知道的事说一遍可好？”

剑南舟冷笑道：“我只知道这么多，其它的对不起，我无法证明。”他再冷笑：“若非冲着你秋月寒侠名远播，我会向天下武林指责你，涉嫌逼死家师。”

秋月寒叹道：“令师的确乃寿终，此事不也经无心掌门和木掌门认可？”

“错非你们日夜不眠不休颠快马，他老人家也不会如此早临西天，你能辞其疚吗？”

这正是秋月寒和没了的痛楚。剑南舟所指责虽嫌偏激，但他俩间接杀人之心，一样哽挂于心，愧疚不已。

没了叫道：“阳寿该终则终，虽然我们过份些，却也无可奈何，另一人可以救，你何不伸手救他一把！”

剑南舟冷笑道：“我也无可奈何，因为师父确实没对我说什么，我不能证明，否则落个欺师灭祖之罪，武林岂有我容身之地？”

他已说明自己师父乃被小刀儿废去武功，自己若非经师父亲口说明，自是不能胡乱替凶手开罪。

无心叹道：“师弟，你的苦处我了解，但国有国法，帮有帮规，就算真有其他凶手，公孙小刀也脱不了帮凶之罪！”

没了急问：“掌门师兄，你想怎么处置他？”

“轻者废其武功，重者赐其死。”无心道：“经过三位掌门表决后，再作定夺。”

“放……不行！”没了叫道：“你们不能草菅人命！不能乱表决！你们全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没了忍到后来，还是骂出放屁两字，甚至有点疯狂。

“戒律堂主弘过师弟，将没了禁洞三月！”无心不得已，下令拿人。

弘过立时持棍而出，身后十二壮僧亦围向没了，个个冷森，锐气逼人。

没了素知戒律堂武功自成一格，对付外人或许差些，但对付少林弟子却百分之百有效。他虽自恃武功不错，但仍不敢硬打，已经准备逃离，哪还有办法再救出小刀儿，否则被擒，什么都完了。

心意已定，也不管自家人，出手就是煞招，逼退左边长棍，掠身而起，猛撞向前方棍僧，硬将蟠龙棍给砸断三支，借此已电掣厅外，逃出少林寺。

弘过想追，却被无心喝住：“让他去吧！没了虽性急，却也不失厚道，只要不伤少林威严，也不用限他太紧。”

弘过拱手退于一旁，众僧也散去。

秋月寒道：“掌门，公孙小刀乃被人计陷，尚请掌门三思！”

无心道：“老衲有教人之意，可惜苦无理由，还请公孙大侠见谅！”

剑南舟冷道：“如此是非不分之徒，就算留着，恐怕也会被奸人所用，为害武林必大，不如趁早清除，以绝后患。”

木阳子道：“虽然出家人慈悲为怀，但对残恶之徒，仍须治之以法，以救苍生，贫道和剑掌门同有此意。”

两人都表示要将小刀儿处死。

无心大师长喧佛号，凝目注视公孙秋月，希望他能提出更好的意见。

秋月叹道：“大师为今之计，还请宽容七天期限，在下定将主嫌苏乔给捉来，以伸冤情。”

剑南舟道：“要是七日期限一过呢？”

秋月怅然道：“生死有命，也许他命不该绝，得到三位掌门的谅解。”

“不可能！事实俱在！”剑南舟道：“七日一过，谁也保不了他的命！”

无心叹道：“公孙大侠，老衲就再等你七天。”

七天？

有多长？

如何去找一位如烟般的女人？

七天过了六天，又几个时辰。

没了累倒在少林山脚下的一个破茅屋，又硬又凉的木板，简直如棺材一样，恨不得装的就是他而不是小刀儿。

“死时是什么滋味？冷冷的？没有知觉？还是有知觉？想动动手脚，却像被大索捆住埋在硬泥地里，怎么扭都没用，然后逼得发疯……大吼大叫又没人听见！以前死去的人都来欢迎，可以见着太师祖达摩祖师，和他下棋，闲话家常，也可以见着唐太宗……还是入了地狱，同阵阵惊心

动魄血淋淋的惨叫、割舌、挖眼，什么都来！还是一下子头就被砍下……”

一想到砍头，没了突从木板蹦起，不修边幅的脸颊长起鬍子，粗粗地像刷子，两眼透着血红，流露一股悲怆，以前那种强烈过瘾的酒，现在喝在嘴中已觉得淡然无味。

“他妈的，什么世界！”

一掌狠狠劈向墙角旧的碗架，劲风扫过，破碗如飞云般散了开来，一大片射向四周，也射向他身躯，那种揪紧的破空声，可以感觉威力不小，但打在他身上，甚至刮出血痕，他仍没动。

“怎么不砸死！砸死啊——”

抓起破碎碗片，如疯子般往大腿砸，每砸一次，大腿多一道血痕。

公孙秋月此时已走进茅屋，头发有些凌乱，精神颓靡了许多，一件青长衫已显出汗渍，淡然粘上尘土。

“有什么用？七天？妈的！这么快就过去！苏乔连个鬼影都没看见！”没了垂头丧气地瘫于冷木板上，霎时他觉得人的生命就像这座被遗弃的破茅屋，随时都那么容易倒塌，对世间一点影响都没有。公孙秋月沉静了一会儿，道：“我们可以劫人。”

“劫人！”没了愣了一下，瞪向他：“你准备劫刑场？”

公孙秋月点头：“总不能让小刀儿白白地断送在他们手中。”

“对！”没了精神又来：“那些混蛋，不分青红皂白，硬将活人当死人！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少林门徒劫持少林人犯，乃叛帮之罪。没了被逼急，也不顾此，决心救出小刀儿。

公孙秋月道：“我们必须隐去本来面目，如此不但可以省去自身麻烦，也可以断去他们追逐。”

“好！”没了道：“就来个黑衣蒙面，嫁祸不知名的帮派！”

公孙秋月点头，又问：“他们可能在少林寺广场前院处置小刀儿，你该知道从何处下手较为方便？”

没了沉思半晌，道：“地方都差不多，不过撤退路线倒有个地方可去。”

“哪里？”

“南边林区，那里岔路多，又隐密，只要躲入那里，然后攀过山头，再溜向左侧天平峰，下了此峰就可以到达洛阳城，一入了城，他们就无法追了。”

公孙秋月道：“路你熟，就由你带人好了，我挡他们一阵。”

没了道：“先这么办，但事情若有了变化，就只好由你见机行事了。”

两人说定，再计划一番，已掠身腾出茅屋，潜向少林寺。

寺前广场，若能围下一千人，现在已围上五百人。呈半弧型，只要能派上用场的人，都在此。

正厅摆着五张椅子，分别坐上了少林、武当、华山三派掌门，以及两位泰山、天山派代表，个个面目森严。

小刀儿立在场中，披头散发，身戴锁枷，穿的仍是十三天前那件血衣，凝成硬块的血迹，传出阵阵腥臭味。